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四章 詩媒

古人云：「得一知己，可以無恨。」斯言蓋深慨夫知己之難得也。所謂知己者，心與心相知，我以彼為知己，彼亦以我為知己。兩相知，故兩相感，既兩相感矣，則窮達不變其志，生死不易其心。一語相要，終身不改，此知己之所以得之難。而當風塵失意，窮途結舌之時，欲求一知己，尤難之又難也。詞人負骯髒不平之氣，懷才不遇，飄蕩頻年，境遇坎坷，情懷抑鬱，好頭顱自憐，嬌媚，滿肚皮都是牢騷。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。流俗無知，遭逢不偶，幾於無眼不白，有口皆黃。茫茫人海，知我其誰！不得已而求之於粉黛中。則有癡心女子，慧眼佳人，紅粉憐才，青娥解意。一夕話飄零之恨，淚滿青衫；三生留斷碎之緣，魂招碧血。國士無雙，向茜裙而低首；容華絕代，掩菱鏡以傷神。名士沉淪，美人墜落，憐卿憐我，同命同心，此侯朝宗所以鍾情於李香君，韋癡珠所以傾心於劉秋娘也。夢霞之於梨娘亦猶是焉耳。所異者，彼則遨遊勝地，此則流落窮鄉；彼則曲院嬌娃，此則爛圍怨婦。其情、其境，倍覺泥人。一樣淒涼，雙方憐惜，則夢霞之於梨娘，其鍾情、其傾心，較之侯、李、韋、劉，有不更增十倍者哉！

傷別傷春，我為杜牧；多愁多病，渠是崔娘。夢霞邂逅梨娘於月下，在夢霞雖偷眼私窺，在梨娘固會心不遠。夢霞不能忘情於梨娘，梨娘豈遂能忘情於夢霞乎？既不能忘情，則當有以通情。然兩人此時雖情芽茁，情思勃生，猶有所遲徊顧忌而不能遽發者。夢霞欲通詞於梨娘，則恐流水無心，豈容唐突。梨娘欲致意於夢霞，則恐屬垣有耳，難釋嫌疑。心旌搖搖，一時難係；情絲縷縷，兩地相牽。簾中人影，窗內書聲，若即若離，殊有咫尺天涯之感。桂府可登，須借吳剛之斧；蓬瀛在望，誰助王勃之帆。如蔗倒餐，佳增豈能遽至；如瓜落蒂，熟期須待自然。則兩情之由離而合，由淺而深，漸至如膠如漆，難解難分，尚須大費工夫也。無賣花媼，無崑崙奴，能為兩人任作介紹之責者，舍管城子其誰屬歟？

夕陽慘淡，暮靄蒼茫，野風襲裾，雜花自落。看一角春山大好，可惜黃昏。時則有閒雲片片，渡澗而歸，流水一灣，斷橋三尺，山影倒俯於波中，屈曲流動，演成奇景。炊煙幾縷，出自茅舍，盤旋繞繞於長空，作種種迴環交互紋。山之麓，水之濱，牧童樵叟，行歌互答，往來點綴於其間。橋邊老樹數株，杈桠入畫，歸鴉點點，零亂縱橫，啞啞之聲，不絕於耳，似告人以天寒日暮，歸歟、歸歟。行客聞之，每為心動。此絕妙鄉村晚景圖也。過橋而西，槿籬之間，忽露牆角，數椽小筑，一曲幽棲，頗得林泉佳趣，此崔氏之後舍也。白板雙扉，鎮日虛掩，門以內有小圃春韭半畦，青翠可愛。過此有精舍一，即夢霞寄居之所也。於斯時也，橋下有一人獨行踽踽，因舉步過急，風枝時觸其帽簷，乃瞻衡宇，載欣載奔，伊何人？伊何人？非夢霞耶？夢霞何來？蓋自校中歸也。步履何匆遽耶？神情何惶急耶？亂煙啼鳥，暮色絕佳，夢霞竟不暇獨立斜陽，領略此一霎可憐之景。蓋彼終日為校務勞神，亟待休息。加以心事悠悠，情思疊疊，伊人不見，延佇徒勞，反不若斗室流連，左圖右史，得藉以排遣閒愁。彼道旁之閒花野草，曾何足以動其心而移其情哉！

推扉而入，闚其無人，連呼館僮，迄無應者。平日夢霞所居，每出必扃，由館僮司鑰。今日乃雙扉洞辟，何哉？逡巡入室，則室中所見，有突觸於夢霞之眼。而足令生其驚訝者，蓋案上圖書已稍稍變易其位置。怪而檢點之，則他無所失，惟前所著《石頭記影事詩》之稿本，已不翼而飛，遍覓而不可得矣。偶一俯首，拾得茶■一朵，猶有餘香。把玩之餘，見花蒂已洞一穴，定是警痕。夢霞乃恍然曰：「入此室者，殆梨娘矣。梨娘解詩，故今日攜我詩稿去也。其遺此花也，有意耶抑無意耶？」夢霞此時，一半驚喜，一半猜疑，於是心血生潮，又厚一層情障矣。

窗衣漸黑，燈豆初紅。夢霞方手拈殘花，凝神冥想，而館僮適至。夢霞問之曰：「汝不在此，往何處去耶？舍門未掩，前後無人，設有行竊者來試■去簞術，室中物將無一存在矣。且我扃門而出，以鑰交汝，誰啟此鎖者，汝知之乎？」館僮答曰：「今日午後，主人遣我入城購物，以鑰交於秋兒。行時經過此門，鐵將軍固猙然當關也，後此非我所知矣。」夢霞又問曰：「秋兒何人？」僮曰：「梨夫人之侍兒也。」夢霞不語，揮僮使去，旋又呼之使返，囑之曰：「去便去，勿向秋兒饒舌。」僮佯諾之，既出，於廊下遇秋兒，即詰以鑰所在，啟鎖者何人。秋兒曰：「鑰為夫人取去，誰入此室，我亦不知，或即夫人乎？」僮乃以夢霞囑語告秋兒，並囑其勿語夫人。秋兒頗慧黠，聞僮言亦佯諾之，旋即盡訴之於梨娘。

時梨娘方獨坐紗窗燈下，出夢霞詩稿曼聲嬌哦，驟聆此語，不覺失驚。蓋梨娘知夢霞失稿，必將窮詰館僮，故遺花於地，俾知取者為我，必默而息矣。初不料其仍與僮嘵嘵也，但未知其曾以失稿事語之否，若僮知此事，以告秋兒，尚無妨也，脫泄之於阿翁者，將奈之何？我誤矣，我誤矣！我固以彼為解人也，今若此！梨娘因愛生惱，因惱生悔，因悔生懼，一剎那間，腦海思潮，起落不定，寸腸輾轉，如懸線然。掩卷沉吟，背檠暗忖。良久，忽轉一念曰：「此我之過慮也，夢霞而果多情者，則必拾花而會意，決不與僮多言也。」乃徐問秋兒曰：「僮尚有他語否？」曰：「無。」梨娘驚魂乍定，惱意全消，亦如夢霞之囑僮者囑秋兒曰：「汝此後勿再與僮喋喋，如違吾言，將重責汝，不汝宥也。」秋兒唯唯。

苦茗一甌，殘香半爐，夜館生涯，如此而已。時則新月上窗，微風拂戶，夢霞挑燈以待鵬郎捧書而來。課畢後，夢霞出一函授鵬郎，謂之曰：「持此付若母，更寄語若母，石頭遺恨，須要償也。」鵬郎不知其意，謹記先生語，持函往告諸梨娘。梨娘手接一封書，歡生意外，耳聽兩面語，神會個中。於是拔簪啟緘，移展展幅，誦其書曰：

夢霞不幸，十年蹇命，三月離家。曉風殘月，遽停茂苑之樽；春水綠波，獨泛蓉湖之棹。乃荷長者垂憐，不以庸材見棄。石麟有種，托以六尺之孤；幕燕無依，得此一枝之借。主賓酬酢，已越兩旬；夙夜圖維，未得一報。而連日待客之誠，有加無已，遂令我窮途之感，到死難忘。繼聞侍婢傳言，殊佩夫人賢德。風吹柳絮，已知道韞才高；雨濺梨花，更惜文君命薄。只緣愛子情深，殷殷致意；為念羈人狀苦，處處關心。白屋多才，偏容下士；青衫有淚，又濕今宵。淒涼閨裡月，早占破鏡之凶；惆悵鏡中人，空作贈珠之想。蓬窗弔影，同深寥落之悲；滄海揚塵，不了飄零之債。明月有心，照來清夢；落花無語，捫遍空枝。蓬山咫尺，尚慳一面之緣；魔劫千詎，重覓三生之果。嗟嗟！哭花心事，兩人一樣癡情；恨石因緣，再世重圓好夢。僕本恨人，又逢恨事；卿真怨女，應動怨思。前宵寂寞空庭，曾見梨容帶淚；今日淒涼孤館，何來蓮步生春。卷中殘夢留痕，卿竟搏愁而去；地上遺花剩靨，我真睹物相思。個中消息，一線牽連；就裡機關，十分參透。此後臨風雪涕，閒愁同戴一天；當前對月懷人，照恨不分兩地。心香一寸，甘心低拜嫫媼；墨淚三升，還淚好償冤孽。莫道老嫗聰明，解人易索；須念美人遲暮，知己難逢。僕也不才，竊動憐才之念；卿乎無命，定多悲命之詩。流水蕩蕩，淘不盡詞人舊恨；彩雲朵朵，願常頒幼婦新辭。倘荷泥封有信，傳來玉女之言；謹當什襲而藏，緘住金人之口。自愧文成馬上，固難方李白之萬言；若教酒到愁邊，尚足應丁娘之十索。此日先傳心事，桃箋飛上妝台；他時或許面談，絮語撰開繡閣。

梨娘讀畢，且驚且喜，情語融心，略含微惱，紅潮暈頰，半帶嬌羞。始則執書而癡想，繼則擲書而長歎，終則對書而下淚。九轉柔腸，四飛熱血，心灰寸寸，死盡復燃，情幕重重，揭開旋障。既而重別蘭燈，獨開菱鏡，對影而泣曰：「鏡中人乎？鏡中非梨娘之影乎？此中人影怎不雙雙？既未嘗昏黑無光，胡不放團■成彩，而惟剩有一個愁顏，獨對於畫眉窗下乎！嗚呼，梨娘！爾有貌，天不假爾以命；爾有才，天則償爾以恨。貌麗於花，命輕若絮；才清比水，恨重如山。此後寂寂窗紗，已少展眉之日；悠悠歲月，長為飲泣之年矣。爾自誤不足，而欲誤人乎？爾自累不足，而欲累人乎？已矣，已矣，爾亦知情絲縷縷，一縛而不可解乎？爾亦知情海茫茫，一沉而不能起乎？弱絮餘生，業已墮落，何必再惹游絲，憑藉其力，強起作冲霄之想。不幸罡風勢惡，孽雨陣狂，極力掀騰，盡情顛播，恐不及半天，便已不能自主。一陣望空亂■悠悠蕩蕩，靡所底止。此時飄墮情形，更何堪設想乎？」